

泰國浴血政潮落幕後的政局展望

羅石圃

(一) 引言

一九九一年二月，泰國軍方發動政變，將民選的察猜政府推翻，由軍方組成「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安會）在幕後主導，另請出已退休的外交家而從事工商業之安南德組成過渡內閣，秉承軍方的「國安會」意旨施政。此一「國安會」頗類似軍方歷次的軍事政變奪權後的「變政團」，國安會的主席順通，原是軍方最高統帥，實際上掌握該會權力者，乃為副統帥兼陸軍總司令蘇清達。

泰國軍方一向以陸軍為主，膺任陸總者，乃為擎天一柱，因此，蘇清達於政變後，亦不避嫌疑，公開表明此次政變，乃因民選的內閣閣員大都貪污——擁有來歷不明的財富——除總理察猜的資財已被凍結而外，其他閣員之中，且有不少人已被訴諸法律，並稱：在半年之內將重開大選而還政於民。更信誓旦旦，他本人決無政治野心。誰知過渡內閣閣揆安南德一再催促實踐半年內還政於民的諾言，須儘速舉行大選，無奈軍方一延再展，遲至一年之後的本年三月末始舉行大選，其結果仍然是多黨中選，沒有任何一黨中選的議席，能够在全部衆院的三百六十席之中，得到過半數。

在組織「四黨」聯合內閣過程中，閣揆一席又生波折，於是蘇清達毀棄他無政治野心的諾言，斷然表示願意出面組閣，從而掀起了軒然大波。由於他並非中選的衆議員，使反對他組閣的人不僅是參選的各黨人員，而學生及一般平民也群起鳴鼓而政。但軍方的「國安會」則振振有詞，表明他們已修改了憲法——對閣揆人選，可在衆院議員之外尋求合適者呈請皇上委任，即可組閣。認定蘇清達辭卸軍職後出面組閣，理所當然。原來軍方的「國安會」，其所以一再拖延大選之期，乃為了修改憲法，及部署組織親軍方的政黨。

其所修改的憲法，除標明閣揆無須具有衆院議員身份者而外，更重要的條文是：由他們委任參院議員二百七十人，參院且可否決衆院議員的決定——包括互選產生閣揆人選，在衆院議員選舉的同時，新的參院議員名單即已公佈，大半都是軍人，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亦即表明順通所主持的「國安會」，仍牢牢掌握泰國的政局。^①

(二) 蘇清達組閣所引起的鳴鼓而攻

蘇清達辭卸軍職而榮任閣揆後，迅即引起了國內一片反對之聲，理由是：他既不是中選的衆院議員，且四黨聯合內閣之中，第二大黨——「泰國黨」入閣者之中，不少人被指為貪瀆仍在法院偵查之中，與他先前推翻察猜內閣時，所標明的為肅清貪污的目標相反，此種反對聲浪，由學生在校園及學術界而迅速蔓延到平民——尤其是工商界。

基於泰國近年來工商業已逐漸發達，被譽為將可成為「亞洲第五條小龍」，從而新興了很多中產階級，加上民主潮流激盪，因而對軍中強人蘇清達以非衆議員身份出任閣揆，和學生青年及知識份子反對之聲互相應和，加上軍人陣營之中，又因軍校期別而發生矛盾，「新希望黨」黨魁昭華利出身軍校一期，他以最高統帥兼陸總而權勢赫赫之際，毅然解甲組黨競選，而出身軍校五期的蘇清達曾經隸屬他部下多年，照理應該讓其學長及前長官以中選衆議員資格出任閣揆，但在軍中當權的軍校五期學生則擁護非衆議員的蘇清達組閣，使主持「國安會」的順通乃出身軍校一期，且在昭華利麾下任職多年，對此十分尷尬。因而使蘇清達組閣，受到了內外夾攻。^②

當蘇清達無視於國人反對他出任閣揆而我行我素，斷然出組內閣時，反對的人已由言論而付諸行動，學生既已紛紛走出校園而集結街頭，附和他們的平民亦紛紛出面示威，在「民主廣場」及國會大廈前的示威人數，由數千人而至數萬以至數十萬人，當軍方宣佈戒嚴及嚴禁集會的情勢之下，示威群衆面對戒備森嚴的軍警，視若無睹，甚至將街頭路障推翻，曼谷市區，已成瘋狂的示威群衆天下，至戒嚴的武裝部隊向示威者開火射擊，亦無法嚇阻瘋狂的群衆高呼「蘇清達下台」。

(三) 查隆絕食對示威者火上澆油

當曼谷群衆集結，高呼要求蘇清達下台，已形成翻天覆地的情勢下，前曼谷市長有「清廉先生」之譽的查隆少將，毅然加入示威行列，聲明他為反對蘇清達組閣而絕食，如果蘇某不下台，他即絕食而死，在軍警射殺示威群衆的情勢之下，這位「正義力量黨」黨魁，由於早已受人尊敬而有此行動及聲言，使示威群衆對要求蘇清達下台，更加得到了鼓舞。

註① 施君玉，「泰國選舉軍方仍掌握大權」，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三月廿三日，第二版。
註② 寇維勇，「軍人主政民意力量抬頭」，聯合報，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八日，第八版。

至蘇清達面對示威者街頭流血成渠，無懼無畏，仍然瘋狂地高呼他下台，及要求國會修憲，他遂不得不應允與反對派談判，表示同意修憲，但堅決拒絕查隆參加，旨在挫弱其威信。惟查隆雖已在此種情勢下，經群衆的勸告而稍食水果以結束其絕食，其餘跟隨他絕食的抗議者也已進食，但示威群衆並不因此而結束示威，^③由於蘇清達態度仍十分強硬，使修憲工作無法順利進行，以至反對派在街頭的抗爭更加瘋狂，首都以外的農民亦醞釀進入曼谷對示威者聲援。軍方更宣佈首都附近各省已進入緊急狀態。

泰國民衆爲要求非衆院議員的軍方領袖蘇清達組閣所發生的示威行動，從五月十日開始至五月十八日，已超過了一週，被軍人開槍而宣告死亡者八人，二百五十人受傷，數百人遭逮捕，查隆亦被軍人抬走。在此種嚴峻情勢之下，雖各學校已被下令封閉，所有街頭通道亦佈有軍警崗哨禁止人行，但示威群衆仍無解散跡象，無怪股市因而大幅下滑。^④這對泰國經濟影響之大，即可窺知。

（四）泰王出面解決危機

泰國血腥政潮已達到僵持局面情勢下，泰王蒲美蓬斷然出面，召集蘇清達和查隆入宮覲見。此二人即應召入宮，蘇即向泰王表明願意修憲，查隆亦要求群衆結束示威，從而兩造的爭端由街頭而進入國會。蘇清達遂因此而辭卸國務總理職務黯然下台。但他在下台前，發佈命令赦免軍方槍殺群衆的罪過，由他個人下令爲平亂殺人而負責。可見泰王在解決危機中作用之大，及聲望之隆。

若問泰王何以在此之前，深悉曼谷示威群衆，已集結街頭與戒嚴的軍警對峙，機鎗聲與抗議聲，使深居在皇宮內的皇上清晰可聞，居然保持緘默？至在此前數日，因公赴法的詩琳通公主，在巴黎電視台露面，向泰國爭執的雙方以凝重的神情，要求他們停止暴力抗爭，她說：「我們認爲屠殺和暴力斷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大家應該將爭端轉入國會議場。」王儲哇拉棲當時正在韓國訪問，亦在漢城有此同樣聲言，使若干示威者對泰皇的緘默，懷疑他已經受到軍方劫持。^⑤

由於曼谷皇宮四週武裝軍人密佈，無怪有人認爲泰皇已經失去自由。泰王之所以毅然出面召見爭執的雙方，頓使此次浴血政潮急轉直下，掃除了泰國的陰霾，其實乃由於軍方領袖蘇清達受到了反對他以血腥鎮壓的壓迫而使然。在泰王出面解

註(3) 「泰總理與反對派談判，對修憲無異議」，《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第三版。

註(4) 「泰軍血腥鎮壓，查隆被捕」，《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第一版。

註(5) 美聯社記者丹·格雷，「泰王在危機中的作用」，《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一日，第二版。

決爭端的前一日，「路透社」駐曼谷記者得到一名泰國高級軍官透露：忠於普瑞姆的軍人，已開臨曼谷郊區，要求蘇清達下台，否則將發生一場大規模的內戰。此項消息是否空穴來風？證之以泰皇出面調解爭端時，命令樞密大臣普瑞姆為爭執雙方調解人，即可窺見端倪。⁽⁶⁾

泰國軍方一向重視駐防京畿的第一軍區部隊，無論人才和裝備武器，無不以此一軍區部隊居先，且出任陸總者，如披汶、乃屏、乃沙立、他儂、巴博等，無不是由第一軍長而擢升。惟自美方為援越而令泰軍組成「眼鏡蛇師」，其所有幹部既來自四個軍區的精英，再經由美方訓練裝備，使其戰力已超過泰國原先的數個軍，至越戰結束撤回泰境，再加上其援寮的「寮裔泰人志願軍」卅五個營，於解散後再分配到四個軍區，且以鄰接印支的二軍區居先，乃使第一軍區部隊減色。⁽⁷⁾

從普瑞姆以第二軍區司令升任陸總，以至最高統帥，於解甲後又榮任國防部長及閣揆，即可想見泰國四個軍區已行秋色平分，第一軍區部隊及幹部領先已成過去。從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陸軍副總司令桑特和其他不滿普瑞姆內閣的年青軍官發動政變，但至四月三日，第二軍區部隊攻入首都，即將政變部隊削平，叛軍僅維持了五六六小時，此即第一軍區部隊和第二軍區部隊的較勁。⁽⁸⁾無怪蘇清達一聞第二軍區部隊站在反對他主政立場，即不敢作挾天子令諸侯的妄想。

(五) 蘇清達下台後何以又成立過渡內閣

當蘇清達辭卸閣揆，國會已完成修憲——將非衆議員組閣，及參院可以否決衆院議案等諸條均已取消，聯合組閣的各黨已決定推舉泰國黨黨魁宋汶接任閣揆，這位退役的空軍上將其所以由原先的遲疑而轉變為欣然同意，顯然是基於泰國軍方一向以陸軍為主體，空軍領袖不便越俎代庖。俟陸總依沙拉蓬，面對支持他的妹夫蘇清達已黯然下台，且為陸軍屠殺示威的罪魁之一，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中，乃不得不同意由空軍退役將領出任閣揆，此即宋汶欣然同意出任閣揆的來由。

照例，對新閣揆的任命，應由衆院議長入宮覲見泰王呈請任命。不料宋汶正在準備入宮向泰王接受任命時，却傳出泰王已決定再組過渡內閣，且任命安南德為閣揆而組成過渡內閣。據傳此項出人意料外的變化，乃由於衆院議長阿鐵在覲見泰王時，表明泰國的亂局欲達成和平，不宜再讓軍人繼續干政，須以過渡內閣而予以緩衝，再重新以大選還政於民，俟泰皇

註(6) 「泰軍分裂，效忠普瑞姆之將士迫向首都」，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一日，引載路透社電，二版。

註(7) 羅石圃，「泰國政潮的背景與影響」，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十九卷第七期，民國六十九年四月，第二七三至二五頁。

註(8) 張耀秋，「泰國軍事政變與政局展望」，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卷第八期，民國七十年五月，第四六三至二二頁。

表示頗有同感時，他乃荐舉辭卸過渡內閣揆不久的安南德，認為其過渡內閣的施政深得民心，於是又有皇上任命安南德重組過渡內閣的綸音。⁽⁹⁾

剛剛辭卸過渡閣揆的安南德，正回到工商業界時，突又奉皇命再組過渡內閣，主要任務，在化解軍方與民運人士的糾紛，在泰皇的愷切諭示下，只有再為馮婦，於是又迅速地任命一批非政客的技術官員將內閣組成而施政。這位有華人血統的閣揆，一九三二年在曼谷出生，於英國「劍橋大學」完成學位後，即回泰從事外交工作。一九六七年他以卅五歲的青年，同時出任駐「加拿大」及「聯合國」大使。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出任駐美大使，任滿後，奉調回國擔任外交部常設政治秘書，但被軍方指控他為共黨黨員，於指控澄清後，曾將他派駐西德一段時期。

至一九七八年，他對外交工作感到失望，便轉入工商界發展，脫離政治漩渦。在一九九一年軍方政變後，由於蘇清達在他出任駐美大使期間，擔任軍事助理武官，深悉其為人才華卓越及正直清廉，遂由軍方組成的「國安會」任命他為閣揆而組成過渡內閣。在他主政期間，深獲國內外人士讚許，外資及技術源源輸入。此即議長阿鐵向泰皇推薦，亦獲泰皇同意，再委任他組成過渡內閣的來由，⁽¹⁰⁾對化解政爭的昭示，亦不懼不辭。

(六) 安南德大力整肅干政的軍頭

自軍方殺戮為要求民主而示威的群衆，使曼谷一片血腥，形成泰人對干政的軍人一片咒罵之聲，過渡政府認為整肅干政的軍頭已責無旁貸，安南德內閣即針對治血政潮必須擔負重責者開刀。首先發佈命令，將統帥兼空軍總司令的卡瑟調為參謀長，而權勢赫赫的陸軍總司令依沙拉蓬，調為國防部常任秘書，毫不顧及當時軍方所散佈的謠言，認為仍有軍事政變之可能，使此兩位權勢最大者調任閒差。

接著過渡內閣整肅軍方，又將大批軍頭更調，使退役而沒有政治慾望者，出掌軍權，委任威莫上將為陸軍總司令，最高司令為空軍上將武拉那，空軍司令為空軍上將昆·柄瑪蒂。安南德對涉及五月政潮染有血手的軍頭，均予調任閒差，而委任一批職業軍人而不是政客者接替。曼谷郵報一位專欄作家說：「此舉必須在新政府成立前完成，俾新的執政者和軍方打交道時，不致受到過多的限制。由於過渡內閣已宣佈大選訂在九月十三日舉行，在八月上旬即已完成此舉，可謂適得其時。⁽¹¹⁾

⁽⁹⁾ 施君玉，「安南德出任泰國新總理」，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三版。

⁽¹⁰⁾ 「安南德臨危受命化解政爭」，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九版。

⁽¹¹⁾ 法新社記者羅伯特·伯爾察爾，「泰總理果敢的一著——任命職業軍人掌助印」，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第四版。

泰國人民絕大多數都為佛教信徒，雖然他們並不茹素，但斷不願流血殺生，在具鷄黍迎賓時，並非殺鷄具黍，而是將活套索拉起，讓鷄群必須伸頸通過活套方可得食時，再加驅逐而使鷄被活套索吊死，主婦於此時即在佛前禱告，表明此乃由於鷄隻貪食而自尋死路，然後始再予烹飪，對華人殺鷄而流血的情形，則認為太過殘忍而不敢正視。泰國歷次軍人政變，軍方雖出動大批坦克及部隊全副武裝進入市區，但其結果，却不會形成流血戰鬥，使政權和平轉移，即可證明。

印支共黨有一位負責訓練各國共黨幹部者於投奔自由後，曾經指出對泰共幹部的訓練工作，其所以毫無成效，乃由於泰人認為以流血鬥爭官僚及資產階級，此種殘忍情況，他們都不願參加，尤其不敢侵犯王室，俾免來生遭害。因而無法煽動他們興起流血鬥爭。¹²一九七三年十月，泰國發生史無前例的大學潮，使擁有廿萬重兵的他儂政權，被徒手要求民主的學生群衆推翻，當時陸總最高統帥的乃吉，雖有大批精銳部隊在京畿佈防，但他迄未敢揮軍鎮壓示威的學生群衆，任令他儂、巴博黯然逃出國門，原因亦在於此。¹³

今年五月血腥政潮，被殺害者為二五〇人，及數百人被捕。但仍有失蹤者數百人，一般認為這些人無法尋找下落，顯然是由於軍方將他們殺害後而毀屍滅跡所使然，以致人民對軍方更加憎恨。因此安南德內閣在整肅軍方的同時，又請出著名的影人歌星在各地巡迴演出，以緩和人民對軍方的憎惡情緒。

(七)「九一三」大選順利進行

一九九二年泰國舉行了兩次大選，第二次大選已於九月十三日如期舉行，參選的政黨仍然是多如牛毛，其不同以往的，是若干軍方的舊政黨，多已改頭換面，而新的政黨諸如由前閣揆察猜領導的——「國家發展黨」等，又是由脫離有軍方色彩者而出爐，用以避免民衆將染有軍方色彩者指為「魔鬼黨」，企圖變為大眾所喜愛的反軍方政黨——「天使」黨。在此種氣氛下進行大選宣傳，依常理判斷，被認為天使的政黨，便應該獲勝於選場——尤其是查隆所領導的「道德力量黨」，和昭華利所領導的「新希望黨」等，但其結果，中選的政黨，仍然是天使與魔鬼各黨秋色平分：

註(12) 楊格 (Kenneth Young)，「泰國在東南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月刊 (Corrent History)，一九六九年二月號。

註(13) 同註(1)。

政黨	上屆席次	本屆席次
民主黨	(44)	79
泰國國家黨	(74)	76
國家發展黨	(新黨)	63
道德力量黨	(41)	44
新希望黨	(72)	52
社會行動黨	(31)	20
自由正義黨	(新黨)	8
團結黨	(6)	9
泰國公民黨	(7)	4
大眾黨	(1)	1
人民黨	(1)	4

(14)

就此項選舉的結果看，對衆院三百六十個總議席，沒有任何政黨有超過半數議席，而具有組閣資格，如聯合所有被譽為「天使黨」各黨—「民主黨」、「道德力量黨」、「新希望黨」、「團結黨」，四黨聯合的席位，僅勉強過半數。

有政壇君子之譽朱安·立佩所領導的「民主黨」，在此次大選揭曉後，在衆院議席已有七十九席，在聯合各黨組閣時，由他出任閣揆，自屬當仁不讓，參加聯合組閣的各黨，亦對他馬首是瞻。由於四黨議席總和僅勉強過半數，為穩固政府，又加入社會行動黨二十席，組成五黨聯合政府。九月卅日，新閣的名單終於公佈，其名單如後：

總理：朱安（民主黨）	副總理：班雅特（民主黨）、蘇巴柴（無黨派）、安努艾（無黨派）、汶朱（道德力量黨）
財政部長：塔林（無黨派）	內政部長：昭華利（新希望黨）
外交部長：普拉松（道德力量黨）	工業部長：沙索（民主黨）
商務部長：烏泰（團結黨）	農業部長：烏泰（團結黨）

註(14)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四日，第九版。

時間，從股市由此拉長紅看：想見新內閣已深得人心。¹⁵

(八) 政局的展望之一

從此次大選瞻望泰國民衆對政府施政的企望，在四個被目爲天使黨的四個政黨——「民主黨」、「道德力量黨」、「新希望黨」及「團結黨」，何以民主黨取得議席最多？在浴血政潮中，以推動力量最大最顯著的，顯然是「道德力量黨」黨魁查隆，其絕食的聲明：除非蘇清達下台，否則他將絕食而死，從菲律賓界予他以麥格塞塞獎，¹⁶即可窺見其對反蘇清達政潮的貢獻。在此選場的競爭上，其領導的政黨，便應該大獲全勝，何以獲得的議席，只較上次多出三席？實在值得大家深入地探討原因。

「新希望黨」領導人昭華利，對浴血政潮的推動，在表面上，雖不及查隆的火上澆油，但在實際上，他爲了反對蘇清達的非衆議員身份出面組閣，阻礙了他組閣的前途，在暗中煽動政潮所付出的心血，並不亞於查隆。但何以在此次大選中，所獲得的議席，反而少於上次廿席？其原因更值得大家推敲。只有「團結黨」，比上次多了兩席。至於「民主黨」，又何以由上次的四十四席，在此大選中，一躍而獲得七十九席？更值得吾人從浴血政潮中，加以回顧而推敲民心。

泰國人民期望政局穩定，能够國泰民安，對今年五月的浴血政潮，軍方固然已成爲大衆的衆矢之的，但在安南德過渡政府界予軍人石破天驚的整治下，在九月大選時，痛定思痛，對興起反蘇清達政潮的民主人士，亦認爲責任攸關，如果不是查隆及昭華利等人激發要求實踐民主的瘋狂抗爭，亦不致造成軍方的開槍鎮壓，對查隆和昭華利等所領導的政黨競選，認定如果他們在選場上獲得全勝，以查隆的毫不妥協個性，及昭華利的曲高和寡，將使政局仍將動盪難安。至於民主黨魁朱安，雖然對蘇清達組閣的反對抗議並不後人，但他們只將抗爭局限於國會議場。此即民主黨在此次選場上，獲得比上次較多席位的來由。¹⁷

由朱安領導的五黨聯合內閣，可分配閣員席位上，所幸團結黨自知本身染有親軍方色彩，其黨魁又以不明來源的財富擁有着罪名尚在法院偵查中，因而放棄爭取閣員席位，使朱安內閣，得以延攬很多非黨人的專才，此即新內閣能够如期組成的來由。但從泰國的聯合內閣歷史上著眼，往往基於各人閣政黨具有不同立場及利害分歧，對政策的實施各執己見，很容易受

註¹⁵ 「泰國新聞出爐」，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九年九月卅日，第十版。

註¹⁶ 「查隆獲本年度麥格塞塞獎」，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九年七月廿一日，第十版。

註¹⁷ 林若雪，「泰人捨查隆擇朱安渴望穩定」，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第九版。

到反對黨蠱惑。被列為魔鬼黨的「泰國黨」在此次大選所獲得的席位七十六席，僅次於獲得七十九席的民主黨，雖然在國會中的興風作浪，不致倒閣，但擁有國會六十三席的國家發展黨，已擺脫了軍方色彩，一旦在國會中翻雲覆雨，聯盟執政各黨，難免不會參加倒閣。

新內閣最主要的工作，乃在安定中求經濟發展。安南德過渡內閣之所以贏得企業界及民衆歡迎，便是由其經濟政策在穩定中求發展而來，新內閣在這方面，亦企盼向此方向延伸。其實安南德過渡政府對此項政策，乃因襲察猜內閣的政策而來。察猜企圖將「中南半島的殺戮場，轉變為商場」的訴求，早已聞名世界，察猜主政時，泰國每年的經濟成長的百分比，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是過去廿年表現最好的時刻，目前仍是外資公司企業家津津樂道的。¹⁸

(九) 政局展望之二

軍人以政變奪權，此乃泰國立憲以來的常事，大家都見怪不怪。但自今年五月浴血政潮落幕後，再成立安南德過渡內閣，在泰皇及全民授權下，安南德內閣大刀闊斧整肅軍方，除將最高統帥及陸總均調職閒差外，再由新的軍方領導者將軍頭們大加調整，計調職者高達五百五十七人，規模空前，涉及五月鎮壓示威者的軍方權力核心，¹⁹由於泰皇及擁護民主的軍人支持，已使泰國軍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傳統已成過去，新成立的聯合內閣，從而可以依照民意而施政，無須再顧慮軍人藉機奪權。

不過放眼此次九月大選情形，收買選票爭端則相當猖獗，尤其在農村各黨派候選者，往往以鈔票及禮品交換選票，以致投票者無視於競選者的政見，只須計較其所付的金錢。親軍方的政黨雖被目為魔鬼黨，其所以仍能在選場上斬獲頗豐，便是由此而來。由前總理察猜所領導的——「國家發展黨」雖然是新成立的政黨，但其成員之中，大都是由先前親軍方政黨黨員，雖已另起爐竈企圖藉此改頭換面，其實他們仍屬於魔鬼黨的情形，盡人皆知。若問此一新黨，何以能够在此次大選中，贏得六十三席，其排名位居第三？便不能不追究乃由金錢收買選票而來。²⁰

由於他們資金雄厚，因而在貧窮落後的東北農村，贏得選票最多，顯示泰國今後的政局雖已使軍權旁落，但金權勢力相對增加，政客們在選舉時所付的金錢，自須在中選後由參政而收回。只要看親軍方的魔鬼各黨，在中選的國會議席中列名第二和第三，它們雖未加入聯合內閣，祇在冷眼旁觀，企圖伺機搞風搞雨，與中產階級所企望的政局安定乃背道而馳。何況聯合組閣的各黨，對施政又各有不同的利害立場，瞻望現政府的前途，的確值得隱憂。

註18 林若雩，「影響泰國未來政治走向四大變數」，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廿一日，第九版。
註19 「泰國大選整肅軍方」，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一日，第九版。
註20 「賄選對泰國大選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三日，第四版。